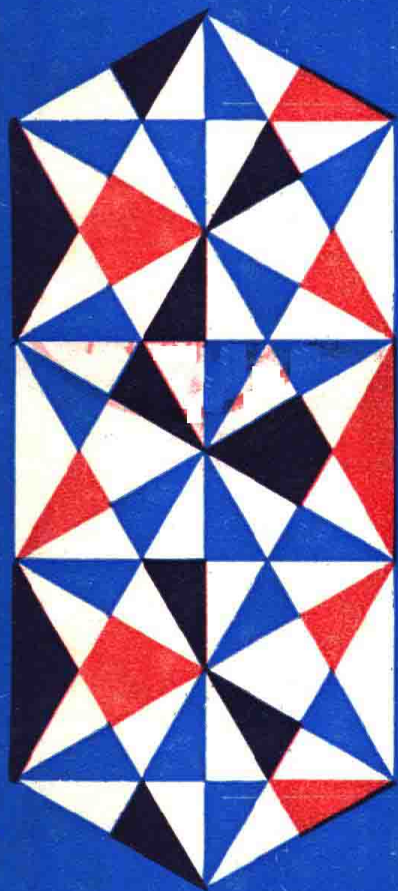


中外文庫之六 章君穀著

黎元洪傳



中外文庫總序

知識即權威，知識即力量，知識即財富，同時，知識亦即人類幸福快樂的源泉。中外圖書出版社基於此一認識，針對海內外廣大讀者的需要，編印當代名家最富可讀性，最具永久保存價值的叢書，總稱之為：「中外文庫」。

就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而言，著書立說原是「藏諸名山，傳諸後世」之事。所以連太史公司馬遷都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因此惜墨如金，不多寫作。然自印刷術之發明，新聞紙之出現，馴至近世大眾傳播事業日新月異，突飛猛晉，接受新知實已成為人類最主要的生存條件之一。讀書閱報，和空氣、麵包、水一般的重要。那麼，名家的著作，也就多多益善。因此，「中外文庫」問世的第一個目的，厥在敦促當代名家多寫書，多編書，多出書。讓他們的智慧火花，照耀海內外的每一個角落，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無可否認的，出版者是作家與讀者間的橋樑，也可以說是雙方的媒介。從表面上看來，一位作家寫成了一部好書，似乎交由任何一位出版人印行，都未始不可。而萬千讀者聽說有他所樂於閱讀的書籍問世，他也祇需認明作者書名，並無考慮這本書的出版者究竟是誰的必要。然而每一位和出版業打過交道的作家或者是曾經掏錢買過書的讀者都知道，同一位作家

寫的同一下書籍，經由不同的出版者編印發售，對於作家本身，以及全體讀者所能產生的效果，絕對大不相同。這一點事實充分的說明了，作爲一個出版人，不僅在選擇優良讀物印行方面需要大學問，即連如何編校，如何排印，如何裝訂，如何發行，也必需學養有素，慎爲處理而後始爲可。

中國是世界上最講究，至少是最先講究版本學的國家。全世界最古老的版印書籍，始於唐末而盛於宋代，然而在宋史的崔頤傳上，就開始有了對於版本的批評。如所謂：「咸平初，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咸平年間時當公元九九八到一〇〇三年。如果將近一千年後的我們後世讀書人，連版本的優劣都無法判斷，寧非一大諷刺？

當中外文庫訂定長期發展計劃，準備將一部部的好書，呈獻於廣大讀者之前，我們必須有所強調的，厥爲中外圖書出版社的同仁，全是愛書的讀書人，我們所以要竭盡棉薄，興辦這一個爲讀書人服務的出版事業，其原因，正在於我們幾十年來都在買那些讀來令人徒呼負負的壞版本，因而我們決心推出一部部寫得好，編得好，裝幀精美，校勘精確，切合大眾需要的好書來。——尤其我們將維持低廉的售價，簡化讀者購買的手續。我們將以最虔敬的心情，最誠懇的態度，廣泛而深入的爲作家和讀者效勞。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中外文庫」，我們的經營方針，將是我們這一小羣讀書人，殫智竭慮，戒慎戒懼，爲海內外萬萬千千的讀書人提供最佳服務。

黎元洪傳目錄

插圖	一
降尊紆貴捧金少梅	一
三大亨的殷勤招待	三
北平前輩出身海軍	六
黃海之戰傷心慘然	八
困在威海衛彈盡援絕	一一
亂兵脅降無所不用其極	一三
丁汝昌仰藥黎元洪跳海	一六
煙花叢中訂啗齒盟	一九
鴉片加稅大練新軍	二一

檢舉革命黨挨了一下耳光	二四
首義第一鎗幫了大忙	二七
黎元洪手刃兩名革命黨	三〇
床下都督確也不確	三三
黔驢技窮鉗口無語	三六
身子顫抖臉色慘白	三九
天佑民國陰謀揭破	四一
羅漢歟阿彌陀佛乎	四四
中央大都督總監察	四六
首義後的三個階段	四八
革命聖蹟八堆枯骨	五一
頭可斷武昌不可棄	五三
湯化龍的一通電報	五五
圍城之役逃了出去	五七

大印跑在都督前頭·····	六一
要訂和約追大印啊·····	六四
重克漢口功不可沒·····	六六
譚鬚一怒拂袖而去·····	六八
孰知黎公何許人也·····	七一
風雲際會備位儲貳·····	七三
袁世凱長江放遠釣·····	七六
章太炎居間做大媒·····	七八
黎菩薩悍然起殺機·····	八一
座上主成了階下囚·····	八三
開國元勛雙雙槍斃·····	八六
果然掀起軒然大波·····	八九
有此三罪十死難辭·····	九二
段祺瑞不肯揩黑鍋·····	九四
逃不出老袁手掌心·····	九七

祇剩了個空頭官誥.....	一〇〇
北洋之虎南下起解.....	一〇二
重兵押送升火待發.....	一〇四
京華煙雲大開眼界.....	一〇七
黎大小姐洋味很重.....	一〇九
袁二小姐氣死她婆.....	一一一
如夫人曾經張艷幟.....	一一四
段祺瑞是老袁女婿.....	一二六
神聖優美此天眞也.....	一二九
祇准六人自由出入.....	一二一
余叔岩譚鑫培之間.....	一二四
空前絕後一次堂會.....	一二六
喊他王爺怫然不悅.....	一二九
民國五年繼任總統.....	一三一
段祺瑞有擁立之功.....	一三三

美日協助北京脫走.....	一三六
床頭人出賣機密記.....	一三九
專做不賺錢的生意.....	一四二
反響首都依法復位.....	一四四
冷落門庭車水馬龍.....	一四六
京保洛大好佬勸進.....	一四九
吳佩孚王此大邦論.....	一五二
予欲不出奈蒼生何.....	一五五
直系傀儡不是滋味.....	一五七
後臺老闆直系中央.....	一六〇
津保派的來龍去脈.....	一六二
拒湯迎湯險些動武.....	一六五
北洋直系四大金剛.....	一六八
津保携手軍警「逼宮」.....	一六九
王承斌攔車逼大印.....	一七四

兒女相見淚灑心田

一七八

脅簽三令方可放行

一八二

菩薩歸天艷姬之訟

一八四

黎元洪傳

降尊紆貴捧金少梅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十三日，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被直系軍閥頭子曹錕的爪牙，如王承斌、王懷慶、馮玉祥等逼出了北京城，扣押在天津站，困在火車上十二小時又三十分。直到黎元洪迫於無奈，打長途電話給住在北京城裏法國醫院中的如夫人黎本危，讓她把所保存的五顆總統印璽交出，直隸督軍王承斌這才揮手放行，讓黎元洪和他隨員所乘的逃難專車，脫離虎口，開進了天津租界。

旋不久黎本危也到了天津，老兩口子一會合，相對歔歔，從長計議，黎元洪深惑自己兩度被北洋軍閥擁上臺，又兩度被他們聲勢汹汹的推下來，既然自己並無金錢與武力，那就命中註定要給北洋軍閥當傀儡工具。既已一而二，豈堪再而三？武昌起義當年的這位「床下都督」黎黃陂，對於政治實在厭倦已極，他不想再跟北洋武人「和稀泥」，又唯恐曹錕賄選在即，可能會有北洋武人認為他之存在將是曹錕竊據「大位」的障礙。在那種情形之下他隨時可能有生命的危險。夫妻之間商量的結果，是相偕南下，去遊逛那大

千世界，黎元洪和黎本危早年的舊遊之地。

黎元洪和黎本危爲確保安全起見，決定到上海後還是住租界，他們兩夫妻對於宰制東南的直系武人不敢寄予信任，要想找一位够理想的居停主人，還能負得起保護之責的，就唯有名噪一時，勢力足以控制全上海的所謂三大亨，法租界巡捕房的華籍總探目黃金榮，和他那兩位徒子徒孫遍東南的拜把子弟兄：杜月笙和張嘯林。

被迫失位的北洋總統抵達黃浦灘，上海三大亨登輪迎迓，杜月笙本人率領其小型快速部隊，基本武力小八股黨擔任護衛，並且把他新購置的杜美路二十六號一幢洋房，佈置得煥然一新，美侖美奐，請黎大總統伉儷搬進去住。

黎元洪、黎本危跟這些肝膽相照，推心置腹的俠義人物相處極歡，當天係由黃金榮情商由法租界巡捕房法籍總探目設宴款待，以示法國官方在中國的土地上，對中國名義上的元首敬致其歡迎之忱。從這一頓酒席吃過以後，黎元洪夫婦便謝絕一切官式的酬酢和宴會，而由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躬自陪同，到處「白相」。因爲到十里洋場黃浦灘上去「白相相」「散散心」，正是他和黎本危此行的目的。

由於黎元洪是挈同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同來，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家眷就少不得要盛裝而出，陪侍貴賓。這三家的內眷陪同黎本危飲宴、談天、看戲、逛街。出乎意外的發現，黎元洪和黎本危對於上海「好白相」的地方，宛如識途老馬，歷歷如數家珍，甚至於比她們這些生於上海、長於上海的女太太們更

熟悉。當時大家都感到極其納悶，却是不便於問。不過，相處的時日一久，再跟她們的丈夫私底下一打聽，秘密終於洩露：多年以前，黎大總統曾經是駐防上海的一名低級海軍軍官，喫酒玩樂，件件精通，尤喜走馬章臺，寄情煙花。黎本危呢？她竟然是早年小有名氣的一位北里嬌娃。

即使在北京城裏貴爲大總統時，黎元洪在日理萬機之餘，仍還是時刻不忘聲色之娛。如所週知，北京有個大衆化的游樂場所城南遊藝園，其性質和早先上海的大世界，此際臺北的今日世界約略相仿。風流自賞的黎元洪，他就經常的上城南遊藝園爲女坤伶捧場，他坐固定的包廂，數年間經他捧過的坤伶計有金少梅、碧雲霞、琴雪芳等數位。其中以金少梅最能博得他的欣賞，所以民國十一年國慶日北洋總統府堂會，金少梅的戲碼便由於北大總統青睞的關係，特地排在當代第一武生楊小樓之前，跟第一鬚生余叔岩之後。色藝平平的小妮子，居然在兩位大老板之間，唱起壓軸戲來了。這使普天下的伶界人士，顯曲周郎，不能不嘆爲異數。

三大亨的殷勤招待

那天晚上金少梅演的是「嬰寧一笑緣」，編劇人是大名鼎鼎的李直繩（準）。這位李準，便是辛亥（一九一一年）黃花岡之役，率領清軍擊敗民黨義師的那位廣東水師提督。不過其後不久他被黨人刺傷，却能因之幡然悔悟，辛亥九月廣州光復之役，李準竟下令各砲臺、各軍艦一律豎民國軍旗，並對兩廣總督張

鳴岐施以兵威，把張鳴岐吓得逃到香港，李準立即迎胡漢民入穗，就任都督，廣東遂兵不血刃宣告光復。祇是當時民黨中人還有不少對李準未能諒解的，揚言必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復仇，李準大懼，匆匆逃港轉赴天津，就此成爲週旋於北洋人物間的一名厲公。

李準爲金少梅所編的「嬰寧一笑緣」，情節稀鬆平常，金少梅的唱工做工比起老伶工楊小樓、余叔岩來，更是相差豈止以道里計？然而，黎元洪捧金少梅正如上海人所說的「喫得死脫」，因此那一晚金少梅不但大獲采聲，而且，她還得了黎總統五百塊大洋的特別賞賜。

黎元洪、黎本危在上海杜美路二十六號杜厲一共住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裏除了吃喝便是玩樂。當然，失位的黎大總統早非吳下阿蒙，當時他在上海的玩法，也跟先前任海軍低級軍官時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每到一處都有上海三大亨之一與其夫人奉陪，身畔還有大批便衣保鑣嚴密護衛。民國十二年間（一九二三），由黃金榮開設的老共舞臺，正在破天荒的作男女同臺演出，掛頭牌的坤伶是色藝雙全、顛倒衆生的露蘭春，比起金少梅來不知要高明過好多倍。祇是有一點，她是上海人異口同聲稱之爲「黃老板」——黃金榮的禁幃，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太少爺盧筱嘉，就因爲喝了她的倒采，喫黃家保鑣當衆甩過兩記耳光，險些鬧出盧黃火拼的天大亂子來。這露蘭春後來果然嫁給了黃金榮，黃金榮爲了她而跟共患難，同創業的髮妻，上海第一位白相人嫂嫂阿桂姐離婚，差一點跟主持公道的杜月笙鬧翻。

到老共舞臺去聽了幾次露蘭春的拿手好戲「宏碧綠」，黎元洪淺嘗即止。倒是有一名老共舞臺的門房

黃金榮的老家阿大，他告訴杜月笙，當黎元洪夫婦兩位貴客一進老共舞臺的門，不到兩分鐘，就看見有一大隊狐狸，從老共舞臺裏直躡出來，彷彿是受了驚嚇，急急的向對面一家當舖跑去，一轉眼間就看不見了。杜月笙笑斥他：「瞎三話四！」阿大却振振有詞的說：黎大總統是天上的星宿，照說星宿就不該隨便上人家的地方，如今他果然把老共舞臺所供的狐仙驚走，看樣子，老共舞臺的好景不長，就要走下坡路了。

當時，杜月笙嗤之以鼻。一笑置之，然而其後不久，先是黃金榮爲娶露蘭春，大鬧其家務。後則黎元洪驚走了老共舞臺的狐仙，消息越傳越廣，越傳越遠，老共舞臺的生意，竟真的漸漸走下坡，開始賠老本，最後則是關門大吉，而黃金榮也自此宣告退休，不問世事。

據說黎元洪不吸煙，不嗜酒，也不大愛賭博，他的興趣厥在於平劇，尤其是欣賞平劇女伶的演出。此外，則即令是抱定了宗旨到上海來「白相」，三個月裏，他的起居作息依然有其規律，他早起早睡，食有定時定量，這大概是他受過多年軍事訓練的關係。

三大亨必恭必敬，戰戰兢兢，當了黎元洪、黎本危三個月的居停主人，黎元洪遊過上海以後，重回天津租界改行做生意去了。黎元洪前後送給黃金榮兩件禮物，一件是全套純銀鑲鑽的雅片烟灯、烟槍、烟籤與烟盤……一件是全套大元帥軍服，白羽高帽，金碧輝煌。「黃老板」私下在房間裏試着，大小尺寸竟然適合，原來他和黎元洪的身材相埒。

黎元洪，字宋卿，籍隸湖北黃陂，成爲民國偉人，北洋總統後，世稱黎黃陂，以示崇敬。黎元洪誕生於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他跟馮玉祥一樣，也是自小就跟着他父親，在軍營之中生長，不過他的讀書機會，却遠勝於馮玉祥多多。黎元洪隨父軍次天津丁字沽，那裏是大清河跟運河的合流處，兩條河成爲丁字形，故名。

北平前輩出身海軍

黎元洪自幼讀書，年事稍長，就由於他父親的關係，投身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那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海軍學校，水師學堂的監督（校長）是我國海軍宿將薩鎮冰。黎元洪在校選修的是機械科，在校時因爲用功讀書，少年老成，頗獲監督薩鎮冰的器重，自此他便成爲薩鎮冰的得意門生。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黎元洪二十三歲，他自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北洋軍閥首要中往後僅次於袁世凱的第二號權力人物段祺瑞，他是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砲科第一期，天津水師和天津武備都是北洋軍的老祖宗、淮軍主帥李鴻章所一手創辦的。所以，照說黎元洪應該算是北洋前輩，正統北洋出身，不過他是海軍——北洋水師而已。

甫出校門，黎元洪便被保舉爲守備，官職僅次於都司，是五品的武職。由二十三歲剛出校門的學生，榮膺五品武官，由而可知薩鎮冰對他這位得意門生是何等的愛護有加，大力提拔。

不久，黎元洪又被清廷派往德國留學，學成歸來，在海軍任職七年，一直做到鎮遠軍艦的砲長。鎮遠軍艦是當年滿清海軍中噸位最高、威力最大的主力艦之一。那是一艘所謂砲利甲堅的鐵壳艦隻，主砲的口徑達十二吋，爲當時亞洲號稱無敵的巨艦，是北洋海軍的主力，也是北洋海軍統帥丁汝昌的喪生之地。鎮遠艦的管帶（艦長）是左翼總兵林泰曾。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六月，中日甲午之戰爆發，當時雙方朝野全都早已覘知此戰之勝負決於海軍，而中國海軍的總噸數已居亞洲第一位，無論艦數與火力都遠在日本海軍之上，因而國人具有必勝之決心。唯獨一手建立北洋水師的李鴻章，他深知中日海軍實力之消長，與乎中國海軍艦隻之落伍遲緩，戰力不强。甲午年七月十日，他便上疏分析中日海軍實力，他坦率的說：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兩艘，然質重行緩，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行駛不速，……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靈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爲準，……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日本新舊快船可用者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哩，次亦二十海哩上下。我船訂造在先，……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哩已爲極速。……近年部議停購船械（移海軍經費修繕慈禧遊樂之所頤和園——筆者注），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方難購添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

備戰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萬一挫失，即設法添購，亦不濟急。……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用兵之道，貴在知己知彼，舍短取長，此臣所爲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爲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

就爲了朝廷重臣誰也不敢拂逆慈禧太后的內心意願，移海軍經費修葺頤和園，豈祇海軍艦隻未能汰舊更新，連現有各艦的軍械彈藥，也由於多年不獲補充，一概未能齊全。當年的中國兩艘主力鐵甲艦之一的鎮遠號砲長黎元洪，曾經不止一次，啼笑皆非的說過：

「早在甲午之戰兩年以前，一位德國陸軍將軍漢納根，即已向中堂大人（李鴻章）建議，多買一些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大開花彈，存儲備用。中堂大人業已下令照辦，可是當時和李中堂立於敵對立場的清流派大將張佩綸，却在極力反對，他說購辦大量開花砲彈儲藏不用，未免太不合算，於是購械計劃又告擱淺。臨到中日黃海海軍之戰爆發時，定遠、鎮遠的十二吋主砲，統共只有三顆砲彈。所以兩艘火力強大的主力艦，祇能用小口徑的砲火跟日本兵艦對轟，大口徑砲唯有廢棄不用。」

黃海之戰傷心慘然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八月初九，陽曆九月八日，中國海軍開始巡弋，陽曆十二日，海軍雲集旅順港。當時，朝鮮平壤正醞釀大戰，水師提督丁汝昌奉命率領全軍十二艘軍艦，把分乘五艘商輪的十二營銘